

# 马越有故事

□武宝生

他叫马越，是我大学时的同学。一直以来，我总认为马越和我一样很平凡、很寡淡，没新闻、没故事。

1965年，马越从清华大学附中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。同年，我从山西文水中学考入西北工业大学航空材料系。大学里的那段岁月，我们经常见面。那时的马越，不声不响，老老实实，平平常常，大家觉得他没故事。后来，同学们每当提起马越，就会顺口说“马越没故事”。

1970年，我毕业分配到航空兵部队：马越被分配到贵州省一个偏远的工厂工作。

如今，我们都已退休多年，白发开始掉了，眉毛也开始白了。50多年过去了，我们未曾见面。去年夏天，马越到北京办事，顺便来天津看看老同学。

他说：“这次来北京是找一位幼友！”

我不解：“啥幼友？”  
“幼儿园时候的小朋友。”马越补充道：“那时，她是我们幼儿班最漂亮的小姑娘！”

“一直没有忘怀？”

“是有点难以忘怀。”马越说着，拿出两张照片给大家看。一张是抱着和平鸽的小男孩与小女孩的合影，合影下的文字是《我们热爱和平》。另一张是白发苍苍的马越和一位老太太的新照。马越接着说：“岁月如梭。从幼童到白发老人，弹指一挥间啊！”

我凝望着《我们热爱和平》的彩照，突然觉得：原来，马越有故事。

《我们热爱和平》这幅宣传画，我曾不止一回看到过。哪料想，画中抱和平鸽的小男孩就是马越！然而数十年来，这件事他对我们一直

守口如瓶。

说来话长。1952年5月下旬的一天，周恩来总理给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打电话，要求《人民日报》抓紧刊发一些反映“我们热爱和平”方面的图片。那时正值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取得胜利之际，根据周恩来“我们热爱和平，但也不怕战争”的精神，报社决定以“团结起来，争取和平，保卫我们的下一代”为主题采编图片。邓拓立即指派摄影记者厥文去完成这项任务。厥文联想到欧洲名画《和平鸽》，所以决定拍摄以和平鸽为主题的图片，于是便打电话给北海幼儿园的主任，说明周恩来的要求以及自己所要拍摄照片的意图。

很快，照片拍好了。邓拓亲自审查，很满意，很重视。《我们热爱和平》的照片，第二天(1952年6月2日)便在《人民日报》头版报眼位置发表。

随后，全国报刊杂志纷纷转发。按照要求，摄影厥文和艺术编辑又一起对照片进行了上色加工，成为宣传画，全国上下广为发行。数十万志愿军官兵每人一幅，贴身而带。

《我们热爱和平》前后印刷共计上千万张，一举创下了当时世界招贴画发行量之冠，其发行量已超过了丘吉尔画像的发行量。

这个抱和平鸽的小男孩，正是马越。这下他可出名了，许多场合都成了受邀受宠的小明星。

人经不住捧，娃娃经不得宠。马越开始有点飘飘然了，学校和家长及时发现，马上减少他的



▲《我们热爱和平》宣传画

▲马越与孟运合影

“外事活动”，并果断将他转校，在新学校让他尽快忘记过去。

马越全身心地投入学习。1965年高考后，按照他的成绩完全可以留在北京上重点大学，但他远离喧嚣，来到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学习。和他一起出名的那个小女孩叫孟运，考入北京邮电学院。

数十年间，马越与孟运少有会面。昔日的同框幼友，时隔70多年后才又同框相会，这无疑是一个难忘的瞬间，也是对曾经关注过他俩的人们最好的回答：那就是，当年怀抱和平鸽的男孩、女孩，情怀如炽，韶华飞逝，友谊长存。

【忆海录】

## 吴伯箫和我们的《语文小报》

□孙晓明

“像沐着泰山夕阳的暮霭，我深切怀念范明枢先生。”这是当代著名散文家、教育家吴伯箫先生在《记范明枢先生》一文中怀念他的老师，也是出生在泰安的民主人士、民族教育家、抗战老人范明枢的开头语。读着这段文字，脑海里会依次呈现泰山、范明枢、吴伯箫、泰安一中以及我父亲的身影。

1981年，我在泰安一中读高中，因着父亲到北京采访过著名散文家、教育家吴伯箫先生，并带回来吴老当时写的《烟尘集》，我斗胆写了一篇散文《吴老啊 故乡人民想念你》投向了人民日报社，并随信寄去了当时泰安一中编辑的《语文小报》(报头是吴伯箫先生的题头)，报社后来没登载，但是专门复信退稿，《人民日报》稿件众多，一般不退稿，现在想来编辑对这篇稿子还是关注了的。

我在当年的文章中回忆了父亲马开文在泰安行署民政局帮助工作时，编写省民政厅烈士系列传记《光照千秋》，为了求证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的有关历史和人物，了解吴老的老师范明枢的事迹，和同事一起赴京采访我们家乡走出来的大家——著名的散文家、教育家吴伯箫先生。父亲回忆说，当年去见吴老，在沙滩后街，像是北京的平房或四合院，吴老刚出差回来正跪在地上整理书刊杂志，听说家乡来人很高兴，和父亲攀谈了一个多小时，临走时给了每人一本他刚出版的散文集《烟尘集》。父亲说，吴老个子不很

高，穿着很朴素。

后来山东省民政厅编纂的烈士系列传记《光照千秋》刊印，由我父亲执笔的《革命老人范明枢》刊录其中，文中写道：“1946年6月，国民党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，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，发动了全面内战，大肆进攻解放区。范明枢在病中，仍极为关心时局的发展，他奋笔撰写了《为内战告全省同胞书》《致司徒雷登一封公开信》等文章，揭露美蒋狼为奸，妄图再次把中国推向殖民地的罪恶阴谋，号召全省人民以革命战争粉碎反革命战争，彻底打败美蒋的猖狂进攻……范明枢的墓后并立石碑三幢，正中一幢镌刻着‘故山东省参议会范议长明枢之墓’，左右两幢是谢觉哉和林伯渠的挽词：‘永远是人民的老师’‘革命老人永垂不朽’。范老为国为民，赤胆忠心，劳碌一生，功勋卓著，永远是我们后人的榜样、学习的楷模。”

后来噩耗传来，1982年吴老辞世，我和父亲着实难过了一阵。我在有关文章中读到吴老是散文大家，也是豪爽的山东大汉，性情耿直、刚直不阿，不随波逐流。

父亲带回来的《烟尘集》让我送给泰安一中学校图书室了，事情是这样的：1981年我在泰安读高中时，语文教研组编写了一份小报《语文报》，由我的语文老师李光璞主编，旨在帮助学生扩大阅读量，既有名家篇解析，也有文言文翻译，记得当时的报头，学校请吴老题写。当时我就献出了吴老这部集子，一来想在校报上把书的来由这件事登载一下，二来想让同学老师进一步读

吴老的散文

我清楚地记得：《语文小报》创刊号印出来时，上面附了吴伯箫的亲笔回信：“《语文小报》编辑小组：六月十三日来信，收到多日。因为等《小报》样张，迟到今天才复，请原谅。听到家乡的消息是感到亲切的，二十年代每年寒暑假，往返曲阜、北京总路过泰安。泰安三中田佩之同志任校长时，我曾担任过教务主任，留下的感情是深厚的。牺牲在西藏的夏辅仁同志，那时是一年级新生，十年后我们在延安会面，成为战友，至今我怀念他。曲阜师范校长范明枢老师，三七年夏天我到泰山拜访他，抗战中他八十高龄参加共产党成为党史的佳话，记得他家住南关，光荣的后代还有什么人？报头两幅，请选用吧。没有写好，留念而已。敬礼！吴伯箫一九八一年六月三十日”。当时我就献出了吴老这部集子，一来想在校报上把书的来由这件事登载一下，二来想让同学老师进一步读吴老的散文。

值得欣喜的是，我们这一代或下一代仍然记着吴老的《记一辆纺车》《歌声》《范明枢先生》，吴老的散文朴实中彰显灵气，厚重中凸显隽永，读后回味无穷，过目不忘。如今吴老离开我们已经许久，家父也去世二十余年，老一辈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，吴老的身影仿佛还在眼前，坦荡做人的胸怀，纯真实朴的文风，爱人如己的家国情怀，一篇篇美文还在脑际，吴老的魂魄已回到泰山，他就是一棵泰山松或是一方泰山石，还是那样挺拔和浑厚，还是那样端庄和稳重，还是那样灵动和温润。

【短史记】

## 《水浒传》里的好汉 是否真的不能吃牛肉

□邱俊霖

一提到《水浒传》中的好汉，多数人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“大碗喝酒、大块吃肉”的形象，吃的是什么肉？大家立马会想到“牛肉”二字。

的确，牛肉俨然成了《水浒传》中肉类食物的主角，好汉们下馆子或是庆贺宴请时都少不了吃牛肉饮美酒以为乐。不过也有人对此表示疑惑：《水浒传》故事发生的北宋时期是不允许私自宰牛的，那么好汉们能吃到牛肉吗？

宋初制定的《宋刑统》规定：“诸故杀官私牛者，徒一年半”“主自杀牛者徒一年”。按照宋代法律规定，耕牛即使耕不了地了，也需要上报官府，经检验后方可宰杀。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的诗人张耒在《田家三首》中便吟道：“邻翁宰牛邻媪烹。”因此，在符合流程的情况下是可以吃到牛肉的。不过，未经许可私自宰牛就有“劳改”的风险。《水浒传》里吃牛肉的饭局很多，各处山寨动辄屠牛宰马聚众吃肉，难以尽数。好汉们宰牛自然也不会向官府上报，很显然，这些牛肉属于“非法牛肉”。

除了梁山或各路山寨，好汉们在外吃到牛肉的次数屈指可数，也就十余次。《水浒传》中第一个吃牛肉的人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。话说王进遭高俅陷害，带着母亲私走延安府，在史家村史太公家投宿。史太公便以四样菜蔬，一盘牛肉招待王进。后来，鲁智深在桃花庄刘太公家也吃到了一盘牛肉，三四样菜蔬。

之后林教头风雪山神庙，雪夜上梁山时都吃到过牛肉，不过是在草料场和梁山泊周围的小店吃到的。再之后也有几次写到吃牛肉的场景，如吴学究在石碣村请阮氏三兄弟吃酒，武松在景阳冈下小店吃酒，十字坡孙二娘黑店里的“牛肉馅”馒头(以人肉冒充牛肉)等，这些地方都有牛肉的身影。

水浒好汉们唯一一次在大城市里吃到牛肉是在河北大名府。话说石秀去劫法场营救卢俊义时，在一个酒楼坐下，酒保问他是请人还是独酌，石秀睁着怪眼道：“大碗酒，大块肉，只顾卖来！”酒保“吃了惊”，估计是被石秀吓得不轻，最后给石秀上了一盘牛肉。

不过，好汉们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能大口吃牛肉的。比如江州豪华酒楼琵琶亭乃是有名的老字号，这次饭局上，宋江见李逵连鱼骨都嚼了个精光，便叫酒保再切些大块肉来，结果酒保道：“小人这只卖羊肉，却没牛肉。要肥羊尽有。”李逵听了，便把鱼汁劈脸泼将去，淋那酒保一身。李逵认为酒保无礼：“欺负我只吃牛肉，不卖羊肉与我！”

可见，出名的大酒楼是不卖牛肉的，毕竟合法牛肉少，口感可能还不好，从中也可看出：在当时人们眼里，羊肉较为高贵，而牛肉则相对“平民”一些。酒保听宋江要添肉，便说只有羊肉没有牛肉，李逵显然认为酒保是瞧不起人了。这在《水浒传》中还有体现，如王进母子寄宿史家庄，开始吃的是牛肉，但史进拜其为师后，史太公大喜，当即就叫庄客“杀一个羊”。

实际上，古代的牛肉价格一直较猪肉要低，统治者多鼓励百姓养牛，但羊肉主要依赖进口。加上统治阶层本就不提倡宰牛，更不允许私自屠牛，因此，上流社会也不吃牛肉，这就使得牛肉价格走低，从而成为百姓改善伙食的首选。而《水浒传》里能吃到牛肉的地方多数是山寨或地主庄园，要不就是偏僻乡村小店，有的甚至是黑店，但在大酒楼、隆重场合极少出现牛肉。

还好，《水浒传》里的牛肉也并不孤独，明清的许多小说当中都有牛肉的身影。譬如《醒世恒言·刘小官雌雄兄弟》中写道：“刘公去暖一壶热酒，切一盘牛肉，两碟小菜，两副杯箸，做一盘儿托过来摆在桌上。”

其实，即便在宋朝现实社会中，民间吃牛肉的风气也很风靡，甚至比《水浒传》中的情况更甚。宋真宗年间，有出差官员从洛阳返京，发现沿途两旁公然贩卖牛肉的店铺随处可见。宋真宗还曾下诏：“自今屠耕牛及盗杀牛罪不至死者，并系狱以闻，当从重杖。”诏令颁布下去，率先出来反对的却是地方官员。当时江南范应辰、杭州薛颜、越州杨侃联合上疏：“江浙之间，犯禁者众，悉以上闻，即刑狱淹系。”江浙地区私自宰牛的现象太普遍，若按诏令严格执行，监狱都装不下。真宗无奈，只得妥协，以前怎么办此后仍然照旧。南宋后期的司法官史胡颖在其判例中提到：“店肆之间，公然鬻卖，而城市之中亦复滔滔皆是。”百姓对于禁令的无视与麻木竟到了这般地步。

看来，水浒好汉们吃牛肉也不算稀奇事儿。但不可否认，《水浒传》中牛肉出现的频次的确更多，或许牛肉“出场率”增加确有烘托反抗色彩的效果，但更重要的因素或许是吃牛肉乃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，而且更符合好汉们的人物设定。

毕竟，好汉们吃牛肉能增强“反抗指数”，那么私自宰牛的屠夫、私贩牛肉的小贩的“反抗指数”恐怕要爆棚了！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

投稿邮箱：qlwbxujing@sina.com

编辑：徐静 美编：陈明丽